

# 关于规律的客观性 和主观能动作用问题\*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九日给新疆班  
和自然辩证法班讲课记录稿

今天讲的题目是关于规律的客观性和主观能动作用问题。从现在的思想情况来看，我们一方面要读点书，不读书不懂得哲学的根本原理，不懂得什么是唯物主义，什么是辩证法。仅仅是读书也不行，还要经常注意当前的现实生活，那里有很多哲学问题。在中国从有了共产主义小组的时候起，就有一部分人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活动。马克思主义开始是少数人学的，后来懂得的人就慢慢地多起来了。中国革命的每一个胜利，都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取得的，全国胜利也是在马克

\* 此文是根据一份记录稿整理的。原记录稿中，记录的有错误和不准确的地方达三百多处。当时曾由学术秘书作了校改。但一九六四年批判“合二而一”时，仍根据原记录稿印发，当作反面材料加以批判（校改过的原稿现存中央党校文书档案室）。例如，把校对时删改了的明显是记错了的“列宁讲的是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而且对立面的统一是辩证法的核心”这句话保留下来。有人以此为根据，批判说只讲对立面的统一，不讲对立面的斗争。而事实上讲的是“列宁讲的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而且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是辩证法的核心”，记录稿将这句话后半句误记为“对立面的统一是辩证法的核心”。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四日，在高等军事学院所作的讲话的题目就是《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是辩证法的核心》。

思主义的指导下取得的。反动统治阶级不能接受马克思主义。现在多数人接受马克思主义，也还有不少的人不接受马克思主义。现在的主流是辩证唯物主义；同时，反面的东西有没有呢？也有。我所说的反面的东西，并不是指资产阶级教授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不是指那一部分人。在我们的干部中有没有这个东西呢？有的。中央和毛主席反复地讲反对主观主义，反对片面看问题。主观主义就是唯心主义，这是指的我们干部中的思想情况说的。片面性就是形而上学，这也是指的我们干部的思想情况说的。一个干部如果不懂得辩证法，就要犯形而上学的片面性的错误。常常有这样的情形，扶得东来又倒西，东倒西歪。

我们学哲学，不仅仅在书本上学，现实生活中的哲学很多，我们要经常从现实生活中学习哲学。现在我们每天从报纸上可以看到，从大跃进以来，我们强调主观能动作用，这也是对的。人本来有主观能动作用，要发挥主观能动作用。毛主席提出我们的干部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这是针对干部的思想情况提出来的。毛主席又提出敢想、敢说、敢做的共产主义风格，要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之上。

《红旗》杂志在讨论毛主席在郑州会议的讲话中提到这样一些情况，在实际工作中有某些干部，当党强调哪一方面的时候，他就只向那一方面倒，而丢掉另一方面。在最近一个时期，各地关于共产主义的宣传是生动活泼的，成绩是显著的。但是理论工作中还没有很好地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来进行正确的解释，出现了一些混乱思想，对一些混乱思想没有及时澄清。有的地方提出一个县或者几个县在两年或者更短的时间内首先实现共产主义。我们这里也有提出一个县或者几个县先进入共产主义的。他们把共产

主义的标准降得很低。有的县以为他们那里已经是共产主义了。他们只看到本地区的有利条件，而没有看到有困难的地方。有的地区甚至要求落后地区帮助先进地区首先进入共产主义。

在经济方面，有的认为集体所有制基本上是社会主义制度，在分配上实行供给制和工资制相结合的分配原则，就可以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把人民公社看成自给自足的经济单位，认为这就是全民所有制。还有的认为目前就应当消灭商品、货币，认为目前就应当废除按劳分配的原则，认为实现全面供给制就能够使共产主义因素增长。他们不了解只有大大发展生产才能够实现过渡到全民所有制。还有人认为共产主义一切都归公，个人的生活资料也要归公。这就是经济方面的一些混乱思想。现在把资本家都吓坏了，北京、天津的资本家把家具都卖了。为什么呢？他们也是这样了解的：反正很快就“共产”了。这就是宣传上的一些错误。

在政治方面，出现了这么一些意见：取消党的领导，把党合并到公社中去，有的地方实现党、政、社合一。我们中央提出政社合一，一个县一个联社，县长是县联社社长。但是从来没有提出过党、政、社合一。另外，有的片面强调民主，出现了某些无政府的现象。上海有个别的工厂把机关的科、室通通取消，认为这些都是资产阶级法权。党委书记也不要了，改为一号服务员、二号服务员……。上海过去有“那摩温”（即第一号），现在又恢复了“那摩温”。他们认为党委书记也是资产阶级法权，起码是残余。上海的某一区委书记也赞成这样。那些同志不懂得我们的政治组织是革命的组织，是为生产服务的。还有同志犯命令主义的错误，借口军事化独断专行，以为有了军事化再就不要教育说服了。现在把三

化(生活集体化、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改为四化,加上管理民主化,就是因为有些地方以为军事化就不要民主了。这也是形而上学。还有的地方有人宣传肃清一长制残余是兴无灭资两条道路的斗争。

在文化教育方面,也出现了只要普及不要提高,只强调劳动忽视读书的倾向。听说有的大学的几个班现在光劳动不上课,有些学生要求上课,被批评为落后。中央的方针是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有些人只要劳动生产,不要学习。

在社会生活上,强调消灭家庭,盖房子只留夫妇两个人的宿舍,有的已经把男女老幼都分开了。他们认为生活上集中的程度越高,共产主义的因素就越多。

在理论思想方面,出现了这样一些观点:所谓农民先进论,认为农民比工人进步,他们过共产主义关最容易。再一种就是轻视理论,认为实际就是理论。再一种就是夸大主观能动作用,说“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否认客观规律,不尊重唯物论。

此外,还有干部作风上值得注意澄清的某些混乱情况,华而不实,爱好排场,形式主义作风已经有抬头的倾向。还有对当前有些矛盾缺乏具体的分析,一律归结为两条道路的斗争。现在有些地方敌我不分。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一定要分清两种矛盾,一种是敌我矛盾,一种是人民内部矛盾。现在还有些人分不清楚。毛主席的讲话快两年了,在实际生活中还有人敌我不分,用对待敌人的方法来对待自己人。打骂还没有绝迹,这就是用对待敌人的方法对待群众。

这些都是生活中的一些表现,主流是好的,某些地方出现个别偏向。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应该尊重唯物论,同时也要发挥主观

能动作用，承认法则（规律）的客观性，不能够违反；同时又要发挥主观能动作用。为此，我们就要学习辩证法，同时要了解什么叫形而上学。

列宁讲道：“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确定为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学说。这样就会抓住辩证法的核心，可是这需要说明和发挥。”（列宁：《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210 页）

哲学的根本问题恩格斯讲得很清楚，就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列宁指出对立统一是辩证法的核心。所以要抓住这个东西来学。毛主席说，反映论学懂了，唯物论能够学好。我们学习辩证法要抓住把对立统一学好，如果对立统一学懂了，辩证法也可以学懂了。要尊重唯物论，一定要按照法则（规律）办事情，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要发挥我们的主观能动作用，要敢想、敢说、敢做，这两个东西不是绝对对立的，是统一的。如果我们把这两个东西当作绝对不能相容的对立着的，就是形而上学；如果我们能够把它们统一起来，那就是对立统一，就是辩证法。

自由与必然的相互关系也是这样，从前是把自由与必然看成是绝对不能相容的对立着的，十八世纪法国的唯物主义者讲物质决定精神，是对的，但是他们讲的是机械唯物主义，他们认为人是不自由的，只好当必然的奴隶。所以，机械唯物主义不懂人的能动作用。另外一方面，要讲自由就是唯心主义的讲法，讲意志自由，根本不要辩证法，也不要规律，规律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人创造的规律。列宁讲过：唯心主义不是自己产生的，是从现实生活中产生的。唯心主义单独讲人的能动作用不是错误的，当他在讲物质和精神的关系时，把人的能动作用讲得太过分，完全从独立意志的基础上来讲，把精神夸大到可以离开物质独立存在，精神创造世界，这

就成了唯心主义，是错误的。唯心主义的方法是形而上学的，只片面发展精神的作用。

唯心主义就是形而上学，机械唯物主义也是形而上学，它们的方法都是形而上学。他们把自由与必然看成是绝对不能相容地对立着的。辩证法就把自由与必然统一起来了，自由与必然是矛盾着的两个对立面，但是它们又是统一的，我们又要自由但又不能够离开必然。

怎样才能又要自由又要必然？什么叫自由？

认识了必然并按照规律去办事情，就自由了。我们要把自由与必然的理论弄懂。把自由与必然对立起来就是形而上学，自由与必然的对立统一就是辩证法。我们一方面要按照规律办事情，同时又要发挥敢想、敢说、敢做的主观能动作用。要把按照规律办事与敢想、敢说、敢做的主观能动作用统一起来。有许多同志统一不起来，刚才念的一些材料很多是形而上学的，我们党提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就是有学习有劳动。有些人只要劳动不要学习。另外就是光要学习不要劳动。要普及就不要提高，要提高就不要普及，这都是形而上学的。要军事化就不要民主。有的工厂要民主就不要组织纪律了。这样的形而上学多得很。

现在我们有些同志只讲对立面的斗争，不讲对立面的统一。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这两者是分不开的，我们在教学中，为了学习的便利，学唯物主义的时候，着重把唯物主义讲一讲，再学辩证法。这只是教学上的技术问题，并不是不要辩证法，离开辩证法不能够理解唯物主义。所以在这里说一下。我们也是不破不立。要反对形而上学，就要晓得什么是辩证法。

恩格斯讲道：“在形而上学者看来，事物及其思维的反映即概

念乃是各别的、不变的、固定的、永久如斯的东西，应当一个个地、彼此独立地受到研究。他是在绝对不能相容的对立中思维着；他的说法是：‘是——是，否——否；除此以外，即为鬼话’。”（《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莫斯科1955年中文版，第131页）

中国的说法：要就是这，要就是那，不是这，就是那。陈独秀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这是右的。王明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这是左的。都是形而上学的方法，“是——是，否——否”。陈独秀：联合——联合，王明：斗争——斗争。斗争与联合是绝对不能够相容的，要斗争不能够联合，要联合不能够斗争。陈独秀为了联合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在一九二七年的革命紧要关头对资产阶级一点批评没有，就是让步、让步，目的是为了联合，怕把资产阶级吓跑了。王明反过来，一切都是斗争，斗争——斗争，否认联合。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发生了，国内阶级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民族资产阶级有亡国之痛，本来可以实行统一战线，他反对，就是一切斗争反对联合。他们在斗争与联合是绝对不能相容的对立中思维着。

陈独秀是“是——是”，就是拉——拉；王明就是“否——否”，就是打——打，打倒一切。我们工作中要讲民主就是民主——民主，极端民主化；要讲纪律那就一点民主也没有了，要军事化就不要民主。讲必然就不要自由，讲自由就不要任何规律。在绝对不能相容的对立中思维着这种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在我们干部中是很多的。这种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有它的传统。恩格斯的《社会主义由空想发展为科学》第二章，同志们可以看一看，在人类认识史上有一个形而上学阶段，在这个阶段，人们“将自然界分解为各个部分，将自然界各种过程和自然界事物分成一定门

类，将有机体的内部构造依其多种解剖形态来进行研究——这一切都是最近四世纪以来自然科学发展获得伟大成就的基本条件。但是，这同一个研究方法同时也传给了我们一种习惯，即竟把自然界的事物和过程孤立起来，在其巨大的一般联系以外去观察，因此也就不是把它当作处于运动中的东西去观察，而是把它当作处于静止状态中的东西去观察，把它不是看作根本变化着的东西，而是看作永恒不变的东西，不是看作活的东西，而是看作死的东西。这种理解方法被培根和洛克从自然科学移植到哲学上去之后，就造成了最近数世纪所特有的局限性——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同上书，第130页）在外国是如此，在中国也是如此，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就是形而上学的看法。

### 什么叫辩证法的思维方法呢？

是——否，否——是，是中有否，否中有是；肯定中有否定，否定中有肯定，它不是绝对不能够相容的对立，而是对立中的统一。是——否，自由——必然，联合——斗争。自由里面有必然，我们认识了必然，我们按照这个规律去办事情，那就自由了。陈独秀、王明的路线是形而上学的。毛主席跟他们不一样，有联合有斗争，有斗争有联合，是——否，否——是。例如，抗日战争时期，我们跟国民党的斗争就是又打又拉，又拉又打，这就叫是——否，否——是。我们跟国民党联合的时候，有没有斗争呢？有，斗争得非常厉害。那时的斗争，毛主席讲的要有理、有利、有节，在有理、有利、有节的条件下才能保持联合。总司令说：狗，你不打它它老咬你，可是你把它打死了也不好。蒋介石和狗一样，打得太厉害了他投降日本也不好。斗争要适可而止，要有节制。我们搞统一战线的时候，在这个范围内对蒋介石怎样骂他都不会犯错误。这就是统一战线中的辩

证法，有软有硬；软有一定的限度，如果软得象陈独秀那样，就成为投降主义。软不能软到丧失立场。硬到把统一战线破裂了也不好。所以我们对蒋介石有软有硬，软中有硬，硬中有软，这就是辩证法，是——否，否——是。我们现在对台湾的蒋介石，就是打打停停、停停打打。美国人不懂，叫作奇怪的战术。现在对蒋介石是打，有没有拉呢？我们的文告中有拉，今天的《人民日报》有拉。肯定中有否定，否定中有肯定。

中国从古以来，这种辩证法的思想是很多的。老子讲的祸与福、塞翁失马的故事，就是很好的例子。象这样的例子多得很。毛主席在成都会议上关于矛盾的转化就举了很多例子。辩证法的公式是是——否，否——是，肯定中要否定，否定中要肯定，有联合有斗争，有斗争有联合。讲到自由与必然的问题，自由中有必然，没有必然的自由是唯心主义的意志自由论的自由，这不是自由而是盲目性。自由中有必然，就是要按照规律办事情才能够办好。认识必然才有自由。把对立面统一起来，就可以把辩证法弄通了。

### 为什么要搞哲学呢？

毛主席反复地教导我们尊重唯物论，反复地教导我们按照规律办事情。毛主席又教导我们敢想、敢说、敢做，要有共产主义的风格。同志们真正能够把这两个对立面统一起来，那就懂得了辩证法。现在有许多地方犯错误，就是这两个东西统一不起来。你叫他敢想、敢说、敢做，他就不要规律了；搞军事化就不要民主了；要教育与劳动生产相结合，就不要学习了，或者要学习就根本反对生产劳动。类似这样的情况很多。比如我们要进入共产主义，是不是脑子一想就进入共产主义，就是说只要能想到的就能够做到，是不是这样的？有人说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那只有找孙悟空，

孙悟空一个筋斗十万八千里，不受任何时间、空间的限制。空间、时间是物质存在的形式。任何东西都是在一定的时间、空间内存在的。只有神话是不受任何时间空间限制的。我们的敢想、敢说、敢做如果离开了规律，那你什么也做不成，结果变成了神话。炼钢，我可以学会，要学就能够学会，这样讲可以。如果你炼钢不按照炼钢的规律去炼就不行了。

我们必须把自由与必然这两个对立面统一起来，不能脱离唯物论和客观规律去发扬敢想、敢说、敢做的共产主义风格。毛主席指示我们把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特别是前几章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问题学一学，毛主席的意思要我们了解一下苏联经济发展的规律，了解我们中国今天的经济发展规律是什么。他们是怎样做的，我们是怎样做的，对照着学，我们的头脑要清醒一些。比如说发展重工业。苏联强调发展重工业，而忽视了轻工业，这就表现斯大林的形而上学，他说发展重工业就不能够同时发展轻工业。苏联强调发展工业是对的，同时又忽视了农业的发展，这就错了。总之，这里面有形而上学。我们是轻重工业同时并举。两条腿走路，是辩证法的；一条腿走路，是形而上学的。毛主席教导我们怎样摸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是这样来比较的。

另外，我们学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就是要承认规律是客观的。斯大林把科学规律、政治经济学规律说成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的反映。在苏联，为什么斯大林讲这个问题呢？因为当时在社会主义经济法则这一方面有唯心主义思想，就是说规律可以创造，可以制定规律。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第一章第八页说过这样一段话：

“也许有人会说，这里所说的都是正确的和众所周知的，可是

其中并没有什么新东西，因而不值得花费时间来重述众所周知的真理。当然，在这里的确没有什么新东西，但是如果以为不值得花费时间来重述若干我们熟悉的真理，那就不对了。问题在于，每年有成千的年青的新干部来接近我们这个领导核心，他们抱着热烈的愿望要帮助我们，抱着热烈的愿望要显示自己，但是他们没有受到足够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不知道我们所熟悉的许多真理，而不得不在黑暗中摸索。苏维埃政权的巨大成就使他们惊讶，苏维埃制度异乎寻常的成功冲昏了他们的头脑，他们就以为，苏维埃政权是‘无所不能’的，是‘什么都不费力’的，它能消灭科学法则，能制定新的法则。我们对于这些同志该怎样办呢？要如何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去教育他们呢？我以为，有系统地重复所谓‘众所周知’的真理，耐心地解释这些真理，便是以马克思主义教育这些同志的最好的方法之一。”

大跃进中，一些人也冲昏了头脑，他们说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作事情不要任何条件，那就是无条件论。没有一定的条件，这个事情是不能做的。消极地等待条件是不对的，要积极地创造条件，争取更早一些办好这件事情。办任何事情不讲条件就是唯心主义。有些人只凭热情去做事情。有一个合作社，计划在几年内抛出一个十万斤的“卫星”上天。这就是无条件论。抛“卫星”上天，好象不需要任何科学知识。有的地方搞试验田，要求亩产为一百二十万斤，还有的是几十万斤的试验田。我们有些同志对数字的概念模糊得很。有一个地方提出几天以内要炼出几百万吨钢，人家问他能不能保证？他们还说能够保证哩！究竟一百二十万斤麦子有多大一堆，不知他们想过没有。这些胡思乱想是根本不能实现的。斯大林说的那些情况，我们也有，大跃进也冲昏了一些人的头脑，不

要规律了，认为不要规律也可以办成事情。按照唯物论的说法，不按照规律是办不成事情的。

我们要了解人能够制定规律这个观点是从哪里来的？这是从唯心主义那里来的，这种观点决不是唯物主义的。

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事例在生活中多得很。一条腿走路就是形而上学，两条腿走路就是辩证法。你们可以试一试，一条腿没有办法走路。唯物辩证法讲运动。运动是什么呢？运动本身就是矛盾，没有矛盾就不能构成运动。即使机械运动，也只能用矛盾来解释。在一点同时又不在这一点。在一点与不在这一点是矛盾的。比方车轮运动，在一点同时又不在这一点，这才构成运动。在一点，没有运动，不在一点，也没有运动。两条腿一上一下，才能够走路，没有一上一下，就没有办法走路。什么是一条腿走路，我们为什么必须两条腿走路，毛主席的讲话中讲得很多。毛主席在批评偏听偏信时说：上帝给我们生了两个耳朵，就是要一个听正面的，一个听反面的。偏听偏信就是形而上学。人有两个胳膊，眼睛一左一右，都是相称的。毛主席反复讲过，两个战役之间应有一个休整。苦战三年，中间有许多战斗，不是一直不睡觉搞三年。人是要睡觉的，这应该是一些常识，但就是有些人形而上学地看问题，认为苦战就是不睡觉。张与弛是对立统一，张是把弓拉开，把弦放松是弛。张而不弛、弛而不张，都不行。张而不弛，文武（文王、武王）不能也；弛而不张，文武不为也，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这些都是生活规律。人离开规律是不行的。人也是一个自然力量，劳动后要休息，光劳动不休息就是违反规律。我们能不能找到一条规律来代替它？这是不可能的。

规律的客观性这个问题，就简单地这样说一下。

我们学习唯物主义，就是学习存在第一性思维第二性的原理，要了解客观规律，也要按照这个原理来学。自然界本身任何事物都有规律。这就是存在第一性；这个反映到我们脑子里来，我们认识了这个规律，这个认识是第二性的。可是，唯心主义者不是这样认为的。关于规律的问题，也有唯物主义的认识和唯心主义的认识。唯心主义认为自然界没有任何规律，是混沌一片。可是，天体的运行也有规律性，它的规律是从哪来的呢？唯心主义者康德说是上帝的精神把规律加给自然界，或者是哲学家的精神给它的。康德认为，规律是人的悟性本身先天所固有的。悟性是感性、理性之间的，这种悟性是先天的。人一生下来就带来了悟性，这个悟性本身就带来了规律性。所以康德认为自然界的规律，是人的悟性加给自然界的，自然界本身没有规律。康德说，“悟性不是从自然界中吸取规律，悟性制定自然界的规律。”“秩序和规律性是我们自己带到被我们称为自然的那些现象中去的；我们不能在现象中找出他们来，假使我们自己不先把它们带进到现象中去的话。”就是说，我们人付给自然界以规律，所以我们人能够从自然界中找出规律来。

斯大林所批评的苏联的经济学家的人能够制定规律、人能够创造规律的错误理论，是从哪里来的呢？是唯物主义的呢，还是唯心主义的呢？是唯心主义的，是康德的学说。英国的唯心主义者毕尔生说：“科学的定律与其说是外部世界的事，不如说是人心的产物。”（转引自《列宁全集》第14卷，第162页）简单地说，人是自然界规律的创造者。他认为在人给予自然界以规律这句话中，比说自然界给人以规律这样的话有更多的意义。他还说，“必然性属于概念的世界，不属于知觉的世界”。他又说，“必然性是认识能力的

产物”(同上书,第163页)。

唯心主义者对规律差不多都是这样讲的。胡适说,规律只是一个符号。中国有句话,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是一种因果性。种瓜是因,得瓜是结果。因果性也有两种理解,马赫说,因果的一切形态是从主观的冲动中发生的,在自然界方面并没有与它们相适应的必然性。列宁说:“因果性问题上的主观主义路线就是哲学唯心主义……。承认自然界的客观规律性和这个规律性在人脑中的近似正确的反映,就是唯物主义。”(《列宁全集》第14卷,第157页)

所以规律本身有唯物主义的理解,有唯心主义的理解。唯心主义者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如康德把悟性夸大为人能制造规律,创造规律,人给予自然界以规律,所以规律完全脱离了客观世界。这就是康德和马赫主义者的公式。哲学家是自然界的立法者,资产阶级的议会有立法机关,创造法律,哲学家给自然界制定规律,叫自然界遵守我哲学家所规定的规律。唯心主义者所了解的规律就是这样的。

唯物主义相反。唯物主义者认为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合乎规律地运动着的。世界本身是这样的,我们人的认识能够反映世界物质运动的这种规律,我们人的脑子有反映自然界这种规律的能力。所以我们认识的规律,就是我们反映了客观世界本身所固有的这种规律。你们读书的时候要注意,唯心主义叫创造规律,而唯物主义是发现规律。什么叫发现?比如有一个人在那里被遮盖着,你看不见那里有人,如果把盖子打开,就发现那里有个人。规律是自然界本身所固有的,怎样发现呢?毛主席说:要象马克思那样占有大量材料。马克思写《资本论》时,他研究了资本主义社会,从中找

出资本主义社会运动发展的规律。他为此而收集了大量资料。在那个时候，他每天都在考察有关资本主义的情况。毛主席告诉我们，要占有大量的资料，加以分析、研究、综合，从其中找出规律。所以我们要从对事物本身的研究中去发现它的规律，就象马克思那样地去研究它。所以唯物主义比唯心主义艰苦。唯心主义办事情比唯物主义省力气。唯物主义要研究问题是需要大量资料的，不能胡思乱想，要去研究它，从中找出规律。

恩格斯说：事情不在于把辩证法的规律臆想出来并任意输入于自然界中，而是在于把这些规律从自然界中寻找出来，阐发出来。

### 什么是客观辩证法，什么是主观辩证法？

客观辩证法就是客观世界本身的发展规律。自然辩证法，是自然界的发展规律。主观辩证法是客观辩证法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并不是我们自己制定辩证法的规律。我们做工作从原则出发呢，还是从实际出发。唯物主义根据存在第一、思维第二的原理，是从实际出发，不是从原则出发。为什么不能够从原则出发呢？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第一编第一节中说过，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当你收集了大量的材料研究了之后，才得出一个原则。原则不是被应用到自然界和人类的历史中，原则是从自然界和人类的历史中抽象出来的。这个原则就是规律的反映。不要自然界和人类适合原则，而相反，原则只有在它适合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规律的时候才是正确的。这是唯物主义关于规律和原则的观点。要把唯物主义关于原则的观点同康德的唯心主义观点分清楚。

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讲的一些道理，都

是唯物主义的基本道理。马克思、恩格斯早讲了，为什么还要讲呢？为什么斯大林出来讲这个问题呢？就是因为当时苏联的学者大讲创造规律。那些人学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没有？也学了。为什么学了还这样讲呢？就是斯大林所说的，苏维埃政权的辉煌成就冲昏了一些人的头脑，所以产生了唯心主义。唯心主义不光有产生它的社会根源，还有认识上的根源。人们离开了唯物主义就大讲创造规律、制定规律。

我们中国今天也碰到斯大林讲的那种情况。斯大林说那些以为苏维埃政权是万能的，现在我们有些人就认为主观能动作用是万能的，只要能够想到的，都能够做到。所以在这里涉及一个怎样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的问题。现在的情况，不是说不去发挥主观能动作用，而是要我们干部普遍懂得怎样发挥主观能动作用。

尊重唯物论与发挥主观能动作用是一个什么关系呢？这个问题为什么很重要呢？斯大林批评了苏维埃政权是万能的，主观能动作用是万能的观点。他说：做任何事情，都必须确切地根据自然规律、科学规律去做，才能做得成功。对自然规律的任何违反，即使是极小的违反，都只会引起事情的混乱，引起程序的破坏。

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的78页中讲道：“假定说，我们暂且采取不正确理论的观点，否认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生活中有客观规律性的存在，并宣告可能‘创造’经济法则，‘改造’经济法则。结果会怎样呢？这就会使我们陷身在混乱和偶然性的王国，使我们处在奴隶似地依赖于这些偶然性的地位，使我们不仅失去了解事情的可能性，而且简直会在这偶然性的混乱中瞎摸。”

毛主席说，我们没有工业、没有农业，我们有唯物主义的头脑，懂得事物本身有发展的规律。我们没有什么，就是知道有意识地去摸规律，而不是象三岔口那样闭着眼瞎摸。不会炼钢，就要去研究。自觉地去研究毛病在哪里？找出经验教训。搞高产也是这样的。昨天一个同志说，有个农业学院搞一亩试验田，原来计划收三万斤，结果收了一千多斤。为什么呢？就是他的计划不符合规律。列宁讲：“经验就是对客观实在的适应”（《列宁全集》第14卷，第288页）。不按规律办事是不行的，什么事情也搞不成。我们看，斯大林讲的那一段话还是对的。

### 关于主观能动作用的问题。

机械唯物主义认为人是不自由的，人是环境的产物，认为人的意识只是反映客观世界。这种机械唯物主义不懂得人的能动作用，思想意识的能动作用，认为思想意识只能反映客观世界，人是不自由的。机械唯物主义不能够认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唯心主义讲精神的创造作用，但它把这个东西讲得太过分了。意志自由论讲精神创造世界，它把精神的作用夸大到脱离物质的基础，精神可以离开物质而独立存在，这样就成了唯心主义，把能动作用变成神话了，不受任何时间、空间的限制，变成和孙悟空一样。唯心主义虽然讲主观能动作用，但是它离开了物质基础，它的主观能动作用也是不能够实现的，唯心主义的精神创造世界，那是空话。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由于克服了机械唯物主义的局限性，才变成了辩证唯物主义。机械唯物主义不讲人的能动作用。《费尔巴哈论提纲》的第一条中，马克思写道：“能动的方面竟是跟唯物主义相反地被唯心主义发展了，但只是被它抽象地发展了。”（《马克

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莫斯科中文版，第401页)唯心主义能够发展能动作用，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一方面克服了机械唯物主义不要能动作用的缺点，另一方面克服了唯心主义抽象地去发展主观能动作用的错误。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举了一个资产阶级的哲学家莱维，他曾研究过费尔巴哈的哲学，并曾分析过马克思写的《费尔巴哈论提纲》。他对于“提纲”的哲学内容的评价，在某些地方还是对的。如他说：“……马克思认为遗憾的是：唯物主义曾经让唯心主义去评价能动力(列宁注：即人的实践)的作用。”(转引自《列宁全集》第14卷，第101页)列宁在《哲学笔记》里有两句话：“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并且创造客观世界”。这两句话实际上是一句话分成两个小句子，这两个小句子是分不开的，不能够孤立地去理解。仅仅说意识反映客观世界，那就是机械唯物主义；不讲意识反映客观世界，只讲意识创造客观世界，那就是唯心主义。列宁在这里讲的意识创造客观世界，只是说意识有能动作用。如果我们把上边那一句话去掉，那和唯心主义就一样了。但是有了上边一句话，就管住了下边讲的意识创造客观世界，就是讲意识的能动作用，就是讲“人决心以自己的行动来改变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点，辩证唯物主义讲意识的能动作用，但又反对唯心主义抽象地讲意识的能动作用，在唯物主义中找到意识的能动作用，而这个能动作用就是指的生产实践，阶级斗争的实践活动。马克思在《费尔巴哈论提纲》中说道，“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说明过世界，而问题却在于要改变世界”。过去的哲学家仅仅只是说明客观世界、反映客观世界，而更重要的是改造客观世界，这就是人的能动作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人的这种能动作用，特别表现在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实践中。所

以历史唯物主义，坚决承认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决定性作用，特别是在人民解放了之后，比方在社会主义的国家中，我们从今天的中国劳动人民的情况来看，就是如此。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跟人民群众的作用是分不开的。

人有能动作用，我们要发挥主观能动作用。怎样发挥主观能动作用呢？毛主席在《矛盾论》中讲：“……我们承认总的历史发展中是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是社会的存在决定社会的意识；但是同时又承认而且必须承认精神的东西的反作用，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这不是违反唯物论，正是避免了机械唯物论，坚持了辩证唯物论。”

我们讲的发挥主观能动作用，如果离开了唯物主义的大前提，片面地讲主观能动作用，那也是唯心主义，它会违反客观世界的规律，而违反了客观世界的规律就不能够正确地发挥主观能动作用。我们必须教育干部怎样才能正确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必然与自由是一致的。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掌握客观发展的规律才能够自由。有人说斯大林强调客观法则，没有讲人的能动作用。我们说不能够离开唯物主义片面讲发挥主观能动作用，总的历史发展方向是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如果只讲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而不讲意识的反作用、意识的能动作用，那就是机械唯物主义；反过来，如果只讲精神的能动作用，而不讲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就成了唯意志论。那主观能动作用也不能正确地发挥了。

毛主席在《论持久战》中有一章，题目叫做“能动性在战争中”，完全根据辩证唯物主义的根本道理，把这个问题阐发得非常明白

而且深刻。

毛主席在《论持久战》的第六十节中讲：“我们反对主观地看问题，说的是一个人的思想，不根据和不符合于客观事实，是空想，是假道理，如果照了做去，就要失败，故须反对它。但是一切事情是要人做的，持久战和最后胜利没有人做就不会出现。做就必须先有人根据客观事实，引出思想、道理、意见，提出计划、方针、政策、战略、战术，方能做得好。思想等等是主观的东西，做或行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都是人类特殊的能动性。这种能动性，我们名之曰‘自觉的能动性’，是人之所以区别于物的特点。一切根据和符合于客观事实的思想是正确的思想，一切根据于正确思想的做或行动是正确的行动。我们必须发扬这样的思想和行动，必须发扬这种自觉的能动性。抗日战争是要赶走帝国主义，变旧中国为新中国，必须动员全中国人民，统统发扬其抗日的自觉的能动性，才能达到目的。坐着不动，只有被灭亡，没有持久战，也没有最后胜利。”

毛主席在《论持久战》的第六十二节中讲：“指导战争的人们不能超越客观条件许可的限度期求战争的胜利，然而可以而且必须在客观条件的限度之内，能动地争取战争的胜利。战争指挥员活动的舞台，必须建筑在客观条件的许可之上，然而他们凭借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很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戏剧来。在既定的客观物质的基础之上，抗日战争的指挥员就要发挥他们的威力，提挈全军，去打倒那些民族的敌人，改变我们这个被侵略被压迫的社会国家的状态，造成自由平等的新中国，这里就用得着而且必须用我们的主观指导的能力。……”（着重点引者所加）

毛主席教导我们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做，

发扬我们的共产主义风格，又讲我们敢想、敢说、敢做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现在的问题是有些人忘记了这一条。我们不能够超越客观条件的限制来发挥主观能动作用，这就是辩证唯物主义。一方面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作用，另一方面还必须在客观条件的限制之内，否则你的主观能动作用没有办法正确发挥出来。没有一定的物质基础，怎么能发挥主观能动作用呢？没有条件我们就不去搞，这是消极的态度，不对的，我们应当积极地准备条件。

离开一定的物质基础空谈发挥主观能动作用，是没有办法发挥的。所以我们要改造世界，这就是要发挥能动作用，掌握世界发展的规律。比如我们的钢厂建立起来了，炼钢怎么炼法，就要懂得钢的性质、炼钢的规律。所以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的作用，必须充分地认识事物发展的规律，光靠蛮干是不行的。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讲：“从动物界分离出来的最初的人，在一切本质方面是和动物本身一样不自由的，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向着自由的进步。”（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117 页）所谓文化就是对自然界有所认识，掌握了它的规律，认识了必然，我们就自由了。过去我们只知道红薯能够吃，现在知道红薯能够作出那么多东西。不认识规律就不自由。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中讲：“简单地说，动物仅仅利用外面的自然界，单纯地以自己的存在来使自然界改变；而人则以他所引起的改变来迫使自然界服务于他自己的目的，来支配自然界。这便是人和其他动物最后的主要的区别，而引起这一区别的还是劳动”。又说：“我们一天天地学会正确地理解自然规律，并认识我们对自然的惯常行程的干涉之较近或较远的影响。”（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

民出版社 1955 年版，第 145、146 页）

我们怎样发挥主观能动的作用，就是要正确理解自然的规律，认识必然。我们不能够离开唯物主义片面强调主观能动作用。离开唯物主义片面强调主观能动作用，那就是主观唯心主义。

关于实践是真理的标准这个问题，由其他的同志来讲。我有事情要到外地去，不能讲了。

认识法则的客观性是很重要的。有的人在学习讨论《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关于客观法则问题的论述时，不同意斯大林关于法则不能够改变和废除的说法。有人说，过分强调客观法则的问题，对主观能动性就强调的不够，不同意法则不能够改变和废除的说法，说法则是可以改造和创造的。法则既然是有客观条件的，客观条件变了法则也变了，改变客观条件就能改变客观法则。他们对客观法则和主观能动作用还是形而上学的了解。他们把两者对立起来。我们要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去理解强调客观法则和强调主观能动作用的一致性，只有我们承认客观法则，认识了客观法则，才能够更好地发挥主观能动作用。

有些地方讨论了毛主席讲的一些问题。在讨论中有人认为这次会议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解决了重大的问题，头脑清楚了，他们结合思想、结合实际检查了过去对一些问题的认识。过去认为人民公社化已经解决了从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问题，并且开始向共产主义过渡。有人把共产主义的萌芽看成共产主义。这一个问题，中央说得很清楚，我们许多事情只是有共产主义的萌芽或共产主义的因素，这并不等于就是共产主义。比如说鸡蛋可以变成鸡，但是还没有变成鸡，有的人说鸡蛋就是鸡，这

里还有一个发展过程。有人强调事在人为，强调发挥主观能动作用，只要有一股干劲，一切“陈规”都可以冲破，只要想到就可以办到。

关于这一类的看法都是没有辩证法的头脑，不能辩证地思维，常常强调了这一方面就忘了那一方面。毛主席讲过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毛主席讲的革命浪漫主义的意思就是应该有理想，整天埋头实际工作中的人就有事务主义，究竟我们的前途是什么？应该有理想。革命的现实主义应该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反过来说，革命的浪漫主义应该与革命的现实主义相结合。现在有些人讲革命的浪漫主义就光是浪漫主义，就是一切无条件，象孙悟空一样。百货大楼门前雕塑了一个孙悟空，象征我们的大跃进，不受任何时间和空间的限制。神话小说上的人和事可以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但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是要受客观条件的限制的。

自由与必然的道理恐怕要好好宣传，只要把必然与自由的道理通就容易搞通辩证法。有的地方对一县能不能进入共产主义的问题争论得很厉害，开了大辩论会。有一个县委宣传部长认为一个县能够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理由是既然建设社会主义的速度有快有慢，一个县就有可能先进入共产主义，既然互相支援，那么落后的县也应该支援先进的县。共产主义是按需分配，一个县可以先实行按需分配。现在他们的县是全民公社，可以说是共产主义的全民所有制。有人开玩笑说，斯大林发现一个国家可以建设社会主义，你发现了一个县可以建设共产主义。

### 关于真理的问题。

什么是真理？认为“真理就是客观实在”，这就是思维与存在

的同一性的那种理论。陆象山说：“吾心便是宇宙，宇宙便是吾心，天地万物与我为一”。这也是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关于天地万物与我为一，有一个故事，有人问：老虎怎样与我为一呢？大概是有人能降龙伏虎，骑在老虎身上就成一体了，有人说，骑在老虎身上还是两体，被老虎吃了就成为一体了。

真理是客观实在与真理是客观存在的反映，就差两个字，可是意思完全不同，后面的是唯物主义的看法。真理是人们的符合于客观情况的认识。存在第一性，思维第二性，思维是客观存在的反映。只要我们的认识符合客观真实情况，符合它的规律，这就叫真理。

思维同存在的关系问题，我们干部是不是都弄清楚了这个问题？毛主席历来一直到八大会议还讲这个问题。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中还说，从远古时候起，人们就不得不思索到这个灵魂对外界的关系。这就是说从各种各样的问题里产生了唯心论和唯物论。人类开始思维就接触思维同存在的关系的问题。我们认识自然界也是一样的，开始就要我们考虑自然界同我们人的思维的关系，慢慢地认识自然界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认识世界，通俗的话就是摸底。真理就是摸到的自然界的底，这个底摸到了，那就是认识了真理。宗教是唯物主义的对立面，唯物主义者就是要正确地认识世界，可是在中古时期，只要正确地认识世界，宗教的法庭就用火把你烧死。那时你如果认识了世界，揭破了宇宙的秘密，宗教就没有办法用上帝欺骗人了，所以教会不让你摸自然界的底。你要摸这个底，他就要把你弄死的。这和资本主义国家对共产主义者一样。

中古时期是这样，现在的哲学界也是这样的。胡适曾经说过，

这个问题在西洋哲学史上是一个顶重要的问题。可是那些旧派的哲学家说，真理就是同“实在”相符合的意象。这个意象和“实在”相符合，便是真的，那个意象和“实在”不相符合，便是假的。这话很广泛。我们须要问，什么叫做“和实在相符合”？旧派的哲学家说，“真的意象就是实在的摹本”。

唯心主义者坚决反对说真的意象就是实在的摹本。我们说离开存在第一，思维第二，思维是存在的反映，离开唯物论，离开辩证法，没有办法说明真理。在真理问题上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向来就是针锋相对的。杜威是哲学史的“大革命家”，就是革掉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的命，在真理这个问题上，就是反对说真理与实在相符合，真理是实在的摹本。为什么反对这个东西呢？反对掉了，他们就可以随便欺骗人。

在真理问题上，有客观真理论和主观真理论。唯心主义是主观真理论。主观真理就是我认为是真理就是真理，物以我的主观认识为转移。所有的唯心主义者都讲真理是主观的。波格丹诺夫讲：真理是观念形式，是人的经验的组织形态。胡适讲的真理就是唯我论的真理，所谓“这个我的这个真理”。那么有没有主观真理呢？没有主观真理。凡是讲主观真理的都是反对客观真理。主观真理是没有的。凡是讲主观真理的，他都否认绝对真理，他说绝对真理是抽象的，不能够认识的。凡是承认客观真理的，一定承认有绝对真理。客观真理就是我们的认识必须有客观的内容。写文章言之有物，符合客观世界。真理就是客观实在的正确反映。我们唯物主义者只承认有客观真理，不承认有主观真理。只要承认有客观真理就等于承认有绝对真理。

什么叫绝对真理呢？

客观世界的存在是绝对的，是丝毫不能够怀疑的，怀疑客观世界的存在那就是唯心主义。既然承认客观世界是绝对存在的，我们的认识是反映的绝对存在着的客观世界，那末只要我们的认识是正确的，我们的认识里面就包含有绝对真理的成分。

什么叫相对真理呢？

《人民日报》刊载的《打开百宝库》（1958年11月19日第2版）这篇文章写的很好，我们可以从那里了解绝对真理、相对真理的问题。我们平常认为许许多多的东西是没有用的，其实是我们还没有认识它的用途。作者是从农产品方面来讲的，首先从红薯讲起。红薯跟炸药能够发生联系，同杀虫药、合成橡胶、电力工业都能联系起来。过去只认识红薯是好吃的，可以做淀粉，可以做红薯干。我们认识红薯能够吃这一点是真理。这样的认识我们只能说是相对真理。因为红薯的作用很多，但我们只能够认识到这一点，有很多的作用我们没有认识到，认识到的这一点就是相对真理。我们的认识对不对呢？对的，这是客观真理，其中包含有绝对真理的成份。列宁讲过，相对之中有绝对。我们认识了的那一部分，它是反映了客观存在的，红薯确实是能够吃的。但我们只认识了这一点，还有些属性没有被人们所认识，从这一情况说来，我们的认识是相对真理，我们认识的相对中有绝对，认识是逐渐发展的，比如我们对红薯的认识，红薯可以吃，可以做炸药，可以做酒精，可以做杀虫剂……对它认识的范围慢慢扩大了，一步一步地深入了。所以一部分一部分的认识都是相对真理。但是相对中有绝对。什么叫绝对真理？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和构成绝对真理。红薯有许许多多的用处，拿今天来说，是不是我们对红薯完全认识了，已经达到终极的绝对真理了？不能这样说。绝对真理只能够说是无数相对真理的

总和。毛主席在讲《实践论》时曾形象地说，绝对真理好比长江，但是长江的水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四川嘉陵江、秦岭那边来的，嘉陵江水很小，越到下边水越大，所以长江的源流很小，它的水是由两岸的支流来的。长江好比绝对真理，长江的支流是相对真理，相对真理的总和构成绝对真理。同时，绝对真理是发展的，你不能够说宇宙何时会停止不动了，它是在不断发展的。我们应当说只能接近绝对真理，不能够穷尽它。

关于这个问题，形而上学的头脑是不能够理解的，好象这样就没有绝对真理了。辩证唯物主义一定要肯定有绝对真理。如果不承认有绝对真理那就成了唯心主义。我们的认识都是一个历史时期一个历史时期慢慢发展的。在每一个时期我们认识的真理是相对的。形而上学说象照相一样，一下子都认识了，这是错误的。我们的认识是相对的，但是相对之中有绝对。开始认识金、木、水、火、土是物质的东西，这种认识是相对的，但它确实是客观存在着的，所以相对真理包含绝对真理。昨天的《人民日报》的那篇文章大家可以看一看，首先说红薯，后来又说稻谷壳、荞麦皮等，稻谷壳可以做尼龙、人造血清，以及国防用的玻璃钢。蓖麻子油可以变成漂亮的布。文章最后说：“我们有没有能力揭开这个宝库的秘密，能不能为我国的建设事业和人民福利服务呢？答案是能。”“对于农产品及农业副产品的利用，其中大多数的主要产品，在技术上已经被我们掌握了，有些技术虽然在目前还未被完全掌握，也正在逐步解决中。从技术上说来，我们已经拿到钥匙，可以组织生产。”

我们要懂得相对真理、绝对真理的道理。我们要懂得坚持客观真理。我们说话、写文章要考虑是不是反映了客观情况、反映了

客观事物的本质。我们反对主观真理论。既然要承认客观真理，就要承认绝对真理。绝对真理是存在的，我们只能够接近绝对真理，不能够穷尽它。列宁、斯大林拿五年计划做譬喻，五年计划是反映客观情况的，但这个计划只是大体的计划。意思就是相对真理，不能说计划就是绝对的东西。斯大林说，苏联订的五年计划要不断地修改。有人说，不断修改有害领导者的威信。斯大林说这是不可救药的官僚主义。计划只是大体的，说计划不能够修改是不妥当的。

我们要懂得相对真理、绝对真理。共产主义者要经常保持谦虚谨慎的态度。毛主席教导我们谦虚谨慎、戒骄戒躁。世界的物质那么多，我们究竟认识了多少，有些人很容易自满。巴甫洛夫给青年的一封信写得很好，我们有的入学了一点马列主义就很骄傲。我们的谦虚，不是假的，是真正的谦虚。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有些人学马列主义学进去了没有，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的人绝对不会骄傲。学一点马列主义就骄傲，恰恰证明他学马列主义没有学进去。同志们来学习说是要到高级党校装东西，有的装一点就满了，就骄傲了，我说你用一个大罐子，带一个小罐子装一点就满了，就往外流出来了。古人说“器小易盈”，只要懂得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的关系，就知道自己懂得太少。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有真正的谦虚的精神。

最后简单讲一点党性问题，我们怎样来理解党性问题。

列宁评价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他们在哲学上从始到终都是有党性的。因此，列宁讲：“唯物主义本身即包含所谓党性，在对事件作任何估计时，务须正面而公开地站在一定的社会集团的观点上。”列宁又讲：“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天才正是在于：他们在很长的

差不多有半世纪的时期内，发展了唯物主义，向前推进了哲学上的一个基本派别。他们不是踏步不前，只重复那些已经解决了的认识论问题，而是把同样的唯物主义彻底地贯彻（而且表明了应当如何贯彻）在社会科学的领域中，他们把胡言乱语、冠冕堂皇的谬论以及想在哲学上‘发现’‘新’路线和找出‘新’方向等等的无数企图当作垃圾清除掉。”（《列宁全集》第14卷，第355页）列宁说，如果把马克思在《资本论》和其他著作中的有关哲学的言论考察一下，那就会看到一个一贯不变的根本的基调：坚持唯物主义，轻蔑地嘲弄一切暧昧、一切混乱、一切唯心主义倾向。列宁说，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的每一节中都是这样提出问题：不是彻头彻尾的唯物主义，就是唯心主义的谎言与糊涂。（详见同上书，第356、357页）

列宁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在哲学上从始到终都是有党性的。所谓始终有党性，就是始终坚持唯物主义。我们共产党员加强党性，就是坚持唯物主义，在任何工作部门，都要坚持唯物主义、贯彻唯物主义。不是哪个部门需要贯彻唯物主义，哪个部门不需要贯彻唯物主义。《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中说：“党内许多同志还不知道粗枝大叶自以为是的主观主义作风，就是党性不纯的第一个表现。而实事求是，理论与实践密切联系，则是一个党性坚强的党员的起码态度。”我们共产党的干部要加强党性，必须学会掌握辩证唯物主义这个世界观，反对主观主义，坚持实事求是的作风，老老实实的作风，反对虚报成绩。老老实实的作风就是唯物主义思想表现的作风。老老实实的作风才是党性，谎报成绩是欺骗人，骗人是没有党性，是反唯物主义的。这跟主观主义还不同，主观主义不知道那是唯心主义，或者是认识上的错误，从主观出发。而谎报

成绩比主观主义还坏。共产党员必须具有老老实实、实事求是的态度，就是我们唯物主义的态度；我们要以这样的态度来表现我们的党性。